

当 / 代 / 世 / 界 / 文 / 豪 / 书 / 系

巨匠丛书



酒吧长谈 (下)

MARIO VARGAS LLOSA

略萨全集

31

时代文艺出版社



巨匠丛书

酒吧长谈 (下)

MARIO VARGAS LLOSA

略萨全集

31

[秘—西]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 著

赵德明 / 主编

孙家孟 /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三部	(377)
第一章	(379)
第二章	(430)
第三章	(471)
第四章	(503)
第四部	(543)
第一章	(545)
第二章	(565)
第三章	(589)
第四章	(611)
第五章	(630)
第六章	(653)
第七章	(672)
第八章	(688)
结构革命的先锋	
——论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及其作品《酒吧长谈》	(707)

第三部



第一章

五点不到圣地亚哥就到了编辑部，他正在脱上衣的时候，大厅尽头的电话响了。他看到阿里斯佩拿起电话筒，嘴唇翕动着，望了望那些尚无一人的办公桌，一眼看到了圣地亚哥：小萨，劳驾过来一下。圣地亚哥穿过编辑部，在一张桌子前停了下来，桌上堆满了烟头、纸片、照片和一卷卷的校样。

“他娘的，侦破版的人不到七点不会到，”阿里斯佩说道，“您先去一趟吧，搜集点材料，然后再转给贝塞利达。”

“加尔松将军大街 311 号，在赫苏斯·玛丽娅区，对吗？”圣地亚哥看了看纸片。

“您先下去，我这就通知佩利基托和达里奥。”阿里斯佩说道，“档案里得有她的照片。”

“缪斯被刺了？”佩利基托在面包车中一面装胶卷，一面说道，“这可是条大新闻。”

“那几年她一直在太阳广播电台演唱。”司机达里奥说道，“是谁干掉她的？”

“看样子是一次情杀。”圣地亚哥说道，“这个女人我从来没听说过。”



“她当年被选为娱乐界的皇后时，我还给她拍过几张照片呢，真是漂亮的女人。”佩利基托说道，“你调到侦破新闻版了，小萨？”

“通知阿里斯佩的时候，编辑部里只有我一个人。”圣地亚哥说道，“我算是有了教训，以后再也不准时上班了。”

房子位于一家药店的隔壁，两辆巡逻车和一群人挤在街上，一个小孩喊道：《纪事》报来了。三个人只得掏出报社证件给警察看，佩利基托给房子的正面、楼梯和楼梯的第一个转弯处拍了照。一个房间的门敞着，圣地亚哥回想：里面满是烟雾。

“我不认识您。”一个身穿制服、下巴肥肥的胖子，一面检查证件一面说，“贝塞利达怎么没来？”

“我们接到电话的时候，他不在报社。”圣地亚哥闻到一股怪味，他回想：那是人体的汗酸味和腐烂水果的味道，“您是不认识我，我是在别的组工作的，检查员先生。”

佩利基托的闪光灯一亮，那个肥下巴眨了眨眼就站到一边去了。透过嚷嚷的人群，圣地亚哥看到一段糊着蓝色墙纸的墙壁，肮脏的花砖地、一个床头柜和黑色的床罩。他说声劳驾，两个人躲开了，他的眼睛上上下下地搜索着，突然往上一看，他回想：那是一个雪白的肉体，血迹已然凝固，伤口紧缩，呈紫色，一头乱发遮住了面孔，双腿之间一撮黑毛。圣地亚哥愣在那里一动不动，话都说不出来了，佩利基托的闪光灯不停地东闪闪西亮亮：检查员，能不能给她的面孔拍照？一只手撩起了她的头发，一张青紫色的面孔出现了，弯弯的眉毛下一片暗影，倒是没有破相。谢谢了，检查员。佩利基托说着在床边跪了下来，又是一片闪光。小萨，十年来你一直连做梦都梦见她那副样子，要是安娜知道了，还会以为你爱过她呢，那她可就



要吃醋了。

“看得出，这位记者朋友是个新手。”肥下巴说道，“喂，年轻人，你可别昏倒啊，这位太太已经忙得我够呛的了。”

被烟雾弄得模糊的面孔放松了，出现了微笑，圣地亚哥也强笑了笑。他在掏圆珠笔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出汗了。他拿起笔记本，眼睛又朝尸体看去：血迹、耷拉着的乳房、像痣一般的两颗黑黑的乳头。一股气味涌入他的鼻孔，使得他头昏脑胀。

“连肚脐都被刺破了。”佩利基托只用一只手换灯泡，紧咬着舌头说道，“简直是个虐待狂。”

“还有一个部位也被刺了一刀。”肥下巴淡淡地说道，“过来，佩利基托；年轻人，您也过来，你们瞧，多么野蛮。”

“在洞眼里又挖了一个洞。”一个声音猥亵地低声说，圣地亚哥听到了一阵轻轻的嬉笑声和含混不清的评论声。他把目光从床上移开，向穿蓝色制服的人凑上一步：

“您能不能给提供些材料，检查员？”

“我还是首先做个自我介绍吧。”肥下巴诚心诚意地说道，举起一只软绵绵的手，“我叫阿达米诺·佩腊尔塔，凶杀科科长。那位是我的助手，准尉鲁多维柯·潘托哈^①，您可别把他给忘了。”

小萨，你想努力装出笑容。在记笔记的时候，在看着笔尖在纸上歪歪扭扭地、神经质地滑动着的时候，也努力保持着笑容。

“等一等，对不起，请等一等。”圣地亚哥在听着佩腊尔塔那亲切而带有笑意的声音的时候，也努力保持着笑容，“我们

^① 即安布罗修的那个朋友，阿雷基帕事件后得到了提升，被列入正式编制，见后文。



让你们抢先发表这条新闻，你们应该给些报酬，这是规矩。怎么给法，贝塞利达会告诉你们的。”

又是一阵笑声，佩利基托的闪光灯闪了又闪，周围一股怪味和烟雾。小萨，你算倒霉了。圣地亚哥表示同意。把笔记本微微打开抱在胸前，潦草地画着杠杠点点，笔下出现了难辨的字母。

“事情是住在隔壁套间的单身老太太通知我们的。”检查员说道，“她听到了呼喊声，跑了过来发现门敞着，她只得一个人把死者送进医疗站。她紧张得要命，你们可以想象得出，她看到这种情况是怎样的恐惧。”

“一共刺了八刀。”准尉鲁多维柯·潘托哈说道，“这是法医鉴定出来的，年轻人。”

“当时死者很可能刚刚吸过毒。”检查员佩腊尔塔说道，“这从房间里的气味和她的眼睛中可以看出。最近一个时期死者一直在吸毒，在吸毒问题上，她在我们那儿是挂了号的。反正准尉会把尸体解剖的结果告诉您。”

“早在一年之前，死者就卷进了一起吸毒案件，”准尉鲁多维柯·潘托哈说道，“她曾和一个臭名昭著的女人一起被捕过，她陷得很深。”

“可以给刀子拍张照吗？”佩利基托说道。

“刀子让专家拿走了。”佩腊尔塔说道，“是一把普通的刀子，有十五厘米长，到处是指纹。”

“凶手我们还没抓到，不过，抓凶手是件易如反掌的事，”准尉鲁多维柯·潘托哈说道，“他在房间里留下了许多痕迹，连凶器都没带走，凶杀是在大白天发生的，可见不是个老手。”

“我们还没确定凶手是谁，因为这位太太有好几个情夫，不止一个。”检查员佩腊尔塔说道，“最近以来什么人都可以跟



她睡觉，可怜的女人竟落到这种地步。”

“您瞧，她竟然死在这种地方呢，”准尉鲁多维柯·潘托哈同情地指着房间说道，“以前她住的地方可豪华呢。”

“在我进《纪事》报的时候，她正好当选为娱乐界的皇后。”佩利基托说道，“那是1944年的事了，娘的，已经14年过去了。”

“生活就像秋千，忽上忽下。”检查员佩腊尔塔微微一笑，“年轻人，把我这句话写进您的文章里去吧。”

“我那时觉得她很美，”佩利基托说道，“其实也没什么。”

“岁月不饶人啊，佩利基托，”佩腊尔塔说道，“再加上她又被刺了几刀就更难看了。”

“要不要我给你拍张照，小萨？”佩利基托说道，“贝塞利达每回总要同尸体拍一张合影，他收藏这种照片，现在有一千张了。”

“贝塞利达的收藏我都看过，”检查员佩腊尔塔说道，“连我这种见过世面的人看了都浑身起鸡皮疙瘩。”

“一回到编辑部我就让贝塞利达先生给您打电话，检查员，”圣地亚哥说道，“我就不再麻烦您了，谢谢您提供的情况。”

“请您告诉他，叫他十一点左右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吧。”检查员佩腊尔塔说道，“非常高兴认识您，年轻人。”

二人走出了房间，在楼梯转弯处佩利基托停下来，又给发现尸体的女邻居的房门拍了一张相。好奇的人们仍想挤在人行道上，越过守卫在大门口的警察的肩膀向楼梯口张望。达里奥坐在面包车里吸烟：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也进去，我真想看看。二人上了车，车开动了，片刻之后迎面碰上了《最后一点钟》报的面包车。

“我们抢先了，他们倒霉了。”达里奥说道，“诺尔文在车里。”

“那当然了，伙计。”佩利基托打了个响指，用肘碰了碰圣地亚哥，“死者生前是卡约·贝尔穆德斯的情妇，有一次我在卡蓬大街^①看到她跟贝尔穆德斯走进一家中国饭馆。那当然没错了，伙计。”

“我没看过报，我也不懂您在说什么。”安布罗修说道，“凶杀发生时我大概在普卡尔帕，少爷。”

“她给卡约·贝尔穆德斯当过情妇？”达里奥说道，“这可是条惊人的新闻。”

“你当时自以为是个歇洛克·福尔摩斯，满脑子想的都是把这一臭不可闻的事件搞清楚，”卡利托斯说道，“结果你自己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小萨。”

“你那时是他的司机，难道不知道他有个情妇？”圣地亚哥说道。

“我不知道，也没见过他的情妇。”安布罗修说道，“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呢，少爷。”

面包车穿过市中心，你在车上努力整理笔记本上的草稿，回忆同检查员佩腊尔塔的谈话，这时你感到，一种焦躁的激动代替了起初的晕头转向，你感到了一种可怕的兴奋，小萨。圣地亚哥跳下车，三步并两步登上了《纪事》报的楼梯。编辑部里灯火通明，办公桌上也坐满了人，但他并未停下来和人们讲话。你中了彩是怎么着了？卡利托斯问他。他：一个惊人的了不起的新闻，卡利托斯。他在打字机前坐了下来，又是打字又是修改，还不停地吸着烟，整整一个小时眼睛没离开稿纸。然

① 利马的一条“唐人街”。



后他一面同卡利托斯聊天，一面心急而自豪地等待着贝塞利达的到来。终于，他看见贝塞利达进来了。圣地亚哥回想：贝塞利达又矮又胖，人老了，脾气很坏。他戴着过了时的帽子，一副退休了的拳击运动员的面孔，留着小胡子，手指染满了尼古丁。小萨，你讨了个没趣。贝塞利达没理他的问候，也没看他写的三页纸，听了他的叙述竟丝毫没有感兴趣的样子。一次普普通通的犯罪对他这位一天到晚同凶杀案打交道的人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小萨，偷盗、诈骗、纵火、抢劫，他都习以为常了，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他就是靠写恶棍、强盗、妓女和淫棍的经历生活的。不过，你这种不愉快是短暂的，小萨。圣地亚哥回想：他对什么都缺乏热情，但他很熟悉自己的职业，也许他内心是喜欢这件新闻的呢。贝塞利达摘下他那顶世纪末式样的帽子，脱下外衣，把衬衣的袖子往上拉了拉，圣地亚哥回想：他又把袖子用一条出纳员用的带子卡在肘上。他松了松领带，那条领带就跟他的西装、鞋子一样松松垮垮，沾满了污垢。他无精打采，心情不佳地走过编辑部，别人向他问好，他也不理，他拖着强壮的身子慢腾腾地一直走到阿里斯佩的办公桌跟前。圣地亚哥凑近卡利斯托的桌旁去听。贝塞利达用手指节在打字机上敲了一下，阿里斯佩抬起头来：先生，你有什么贵干？

“把中心版面给我一个人留着。”圣地亚哥回想：说他的声音很粗暴，但却像生了病一样；说他的声音懒洋洋，但却充满了嘲意，“佩利基托要我指挥，起码要三四天。”

“你是不是还需要一幢带有钢琴的海边别墅，先生？”阿里斯佩说道。

“我还需要一个助手，就要小萨吧，我那个组两人休假去了。”贝塞利达干巴巴地说道，“你如果想要我们把这个案件调

查个水落石出，就得有一个编辑日夜值班。”

阿里斯佩沉思地咬着红笔翻看稿纸，接着向编辑部扫了一眼，他是在寻找圣地亚哥。卡利托斯说：你要倒霉了，赶快找个借口拒绝吧。然而，小萨，你并没有找借口，你高高兴兴地走到了阿里斯佩的桌子跟前，你这样做其实是高高兴兴地去自投罗网；你心情激动，感情冲动，热血沸腾，其实你是倒霉了，小萨。

“您愿不愿意到侦破组工作几天？”阿里斯佩说道，“贝塞利达看中您了。”

“现在可以自由选择工作了吗？”贝塞利达酸不酸甜甜不甜地嘟嚷道，“我进《纪事》报那会儿谁也没征求我的意见：喂，您去跑警察局吧；喂，我们要办个侦破新闻版，您就负责吧。我一干就是二十五年，到现在也没人问问我喜欢不喜欢这个工作。”

“先生，冲你这脾气，你早晚要犯病，”阿里斯佩说着用红笔敲敲自己的胸脯，“你的心脏早晚要像蛋壳似的爆裂。再说，要是把你从侦破组调走，你又该不干了，贝塞利达，你可是全秘鲁红色版面^①的明星呢。”

“每星期都少付我一张票据，当明星又有什么用，”贝塞利达已经不发火了，他嘟嘟嚷嚷地说，“我看与其夸我，还不如给我增加工资呢。”

“二十五年来，最高级的妓女都让你白玩，最高级的妓院都让你白喝酒，你还要发牢骚，先生。”阿里斯佩说道，“可我们呢，要想喝一杯，要想睡个女人，就得自己掏腰包，一点好处也捞不着。”

^① 指侦破新闻版，专登犯罪新闻。



打字机的噼啪声停止了，大家从自己的办公桌上面带笑意地听着阿里斯佩和贝塞利达的谈话。贝塞利达迷惘地笑了起来，嘶哑难听的笑声中含有阵阵的痉挛，接着又是打嗝又是骂街。圣亚哥回想：他喝醉了酒就是这样。

“我老了，”他终于说道，“我不行了，不喜欢女人了。”

“人一老，你的口味也变了。”阿里斯佩说道，又朝圣地亚哥看了一眼，“您可得小心，贝塞利达为什么要您做他的助手，我看出来了。”

“今天编辑部主任的情绪挺好嘛！”贝塞利达咕哝道，“那件事呢？中心版面给我不给？佩利基托给我不给？”

“都给你，可你要好好对待他们。”阿里斯佩说道，“我希望你多吸引些读者，把报纸的印数搞上去，这才是真格的，先生。”

贝塞利达点头同意，转身向自己的办公桌走去，圣地亚哥随在他的身后，这时打字机又响了起来。圣地亚哥回想：他的办公桌放在房间的最后面，可以看到所有人的背部。贝塞利达对此总是发牢骚。他每次喝醉，就走进来在办公室中间一站，敞开外衣，攥紧拳头往肥肥的胯部一放：一直把我放在别人的屁股后面！众编辑缩在自己的位子上，把鼻子埋在打字机上，圣地亚哥回想：贝塞利达用他那愤怒的眼睛缓缓地一个一个地扫着忙于写稿子的编辑们，这时连阿里斯佩都不敢看他一眼。你们是看不起我的侦破版，还是看不起我本人，嗯？接着又冲着聚精会神的校对员：难道为此就把我放在整个编辑部的屁股后面吗？然后又冲着坐在前面的埃尔南德斯：难道总叫我看着地方版老爷们的屁股吗？贝塞利达就像战斗打响前的将军一样，烦躁不安地在房间里从一头踱到另一头：难道总叫我吃编辑老爷们的臭屁吗？说着发出一阵能冲破屋顶的大笑。然而，



有一次阿里斯佩建议他换个位子，他却勃然大怒起来，圣地亚哥回想：他说，我死也不离开这个角落，娘的。圣地亚哥回想：他的办公桌很矮，也有点散了架，就跟他本人一样，桌面上也跟他那件银灰色上衣一样满是油迹。此时贝塞利达坐了下来，点上一支细长的香烟，圣地亚哥站在那里等着。小萨，你为他让你做助手感到激动，你也为自己即将写的文章感到激动。我把进屠场当做参加晚会了，卡利托斯。

“好吧，既然把我们卷了进去，我们就活动活动吧。”贝塞利达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把散发着酸气的嘴凑在话筒上讲了一会儿，一面还用他那指甲黑黑的胖手在纸上涂写着。

“你总是要寻求强烈的刺激，”卡利托斯说道，“在某种意义上讲，你是喜欢这种刺激的。”

“是的，在波尔维尼尔小区。您马上和佩利基托去一趟。”贝塞利达挂上电话，用布满眼屎的眼睛盯着圣地亚哥，“很久以前死者曾在那里演唱过，老板娘认识我，您要她从她嘴里掏出材料，要多拍几张照片。死者的男友、女友，他们的地址，死者生前的情况都要了解，让佩利基托把那个地方也拍下来。”

圣地亚哥一面穿着外衣，一面下了楼。贝塞利达已经通知了达里奥，面包车停在门前等着，堵塞了交通，别的汽车里的人直按喇叭。片刻后佩利基托怒气冲冲地出现了。

“我早就跟阿里斯佩说过，我再也不跟那个人贩子一起工作了，可他现在倒把我送给他了。”佩利基托一面往照相机里装胶卷，一面叫喊着说，“小萨，他这次非要把我们累垮不可。”

“他是狗脾气，但是为了编辑们的利益，他可以像狮子一样去搏斗。”达里奥说道，“要不是他，卡利托斯那酒鬼早就被辞退了。好了，别净说贝塞利达坏话了。”



“记者这行我不干了，我干够了，我要去搞商业摄影。”佩利基托说道，“跟贝塞利达工作一个星期比得了脏病还要糟。”

面包车沿哥尔梅纳路上行，到了大学公园又沿阿桑加罗大街下行，经过法院那白色石阶又驶上了共和国大街。整个下午都在下着濛濛细雨，暗幽幽的街心公园处出现了卡巴尼亚剧院，窗中灯火辉煌，门面上的霓虹灯闪烁闪烁。这时佩利基托平静了下来，他放声大笑：小萨，那种猪圈似的地方我连看都不想。我星期天的醉劲还没过去呢。

“贝塞利达只要在他那版面上写上一篇简讯就可以让一个舞女垮台，让一家妓院关门，让一个舞厅名声扫地。他就是利马娱乐界的上帝。”达里奥说道，“别的版面负责人就不像他，他带手下人逛妓院，请他们喝酒，给他们找女人，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对他不满，佩利基托。”

“对，”佩利基托表示同意，“既来之，则安之。既然一定要跟他合作，就不要别别扭扭，要利用他的弱点。”

圣地亚哥回想：贝塞利达的弱点就是逛妓院，去散发臭味的酒馆和用锯末清扫呕吐物的酒吧间，同那些清晨三点才上床的人们接触。只有在这种地方，他才变得有人情味，才招人喜欢。达里奥刹住了车，七月二十八日大街^①的行人便道上有一排黑乎乎的房子，在这片房子中，小区那微弱的路灯懒洋洋地照射着，正在下雾，夜间空气很潮湿，“蒙玛特列”的门关着。

“我们敲门吧，帕盖塔大概在里面。”佩利基托说道，“这个地方开门很晚，舞厅出来的人都到这儿来。”

二人敲了敲门上的玻璃，——圣地亚哥回想：在玫瑰色的

^① 这是波尔维尼尔小区的七月二十八日大街，不是观花埠的同名大街。

窗子上画着一个钢琴师，其牙齿同钢琴上的白键一样白，还有两个在臀部和头上插有羽毛的舞女——只听得里面一阵脚步声，一个穿着白色坎肩、系着花领带的瘦弱的年轻人开了门，他用疑惧的目光看了来人一眼：是《纪事》报的吗？请进，太太在等着你们。客厅内有一个堆满酒瓶的吧台。平顶天花板上画着银星仿佛天空。舞池很小，里面有一个落地麦克风，此外就是空无一人的桌椅。吧台后面一扇小小的暗门开了，佩利基托说：晚安。原来帕盖塔出来了。小萨，她的眼睛上贴着长长的假睫毛，画着黑黑的眼圈，面颊上涂着胭脂，肥胖的臀部裹在窄小的衣裤里。她迈着走钢丝似的步子走了过来。

“贝塞利达给您打电话来了吧？”圣地亚哥说道，“我们是为赫苏斯·玛丽娅区那件凶杀案来的。”

“他可答应过我，不让我出丑，他发过誓，我希望您按他的话办。”她的双手胖乎乎的，她的微笑是程式化的，她的声音是甜腻腻的，但带有一种警惕和仇恨的意味，“出了丑闻，受损失的是我们这个地方，您懂吗？”

“我们只是需要收集一些材料，”圣地亚哥说道，“我们想知道一下缪斯生前是什么人，是干什么的。”

“我可以说不认识她；关于她的事我一无所知。”小萨，她扇动着那僵直的假睫毛，仿佛在逃避着什么，撒娇地撅起红唇，“六个月以前她就不在这儿演唱了，啊，还要多，八个月之前。她当时声音很糟，我雇她是可怜她。每次唱那么三四支歌就走掉了。在此之前她还在‘小湖’演唱过。”

这时闪光灯闪了一下，帕盖塔住了口，张着嘴盯着佩利基托，佩利基托正在镇静自若地给吧台、舞池和麦克风拍照。

“拍这东西干什么？”她指着这些东西不客气地说，“贝塞利达发誓说不提我的名字。”